

当陈博瑞遇见周琳

“我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人，但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生活许诺给任何人。直到我碰到了周琳， Brecken Chinn Swartz [陈博瑞]

★文 / 薛涌 供图 / 陈博瑞

直到今天，Brecken Chinn Swartz(中文名字：陈博瑞)也无法理性地解释，她那天为什么会在那个残疾小姑娘面前停下来。她只觉得有一种直觉引导她这样做，而这一道直觉，竟然戏剧般地改变了她的人生。

陈博瑞，这位30多岁的美国妇女，来自美国马里兰州，当时正在攻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这一天，她走在北京的街头，是为了她的博士论文去访问一位中央电视台的编辑。陈博瑞懂中文、日文、西班牙文，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曾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擦肩而过。她有自己的人生轨迹：拿到博士学位后，找一份教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此时，正是她人生的最不确定，也最为焦虑的时期。

2004年10月22日，非常普通的一天。陈博瑞后来想，她有种预感：今天会见到一个重要的人。

在电视台的门口，她看到了一群要饭的人。这在大城市中太常见了。陈博瑞本来可以像所有的都市人一样对待这些人：要么给几个零钱，要么扭头装作没看见。

但是，她却被一位残疾小姑娘所吸引住了：她后来回忆说，这个小姑娘的脸上是那种单纯无邪，但身体却是那么严重的畸形。“现在也许有人会说，她长得漂亮，容易吸引我。这也不对。当时她的样子非常悲惨，这也干净。”陈博瑞这样回忆当时那一幕。陈博瑞弯下身，单膝跪下，轻柔地用普通话说道：“你是怎么啦？”

相遇：不幸的周琳的幸运一天

小姑娘名叫周琳，才12岁，来自千



千辛万苦眼中的周琳笑起来的样子。

里之外的四川。周琳原本在学校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是，一年多以前，她突遭横祸。2003年1月的春节，因家里买了不合规格的煤油，致使煤油灯爆炸起火，她和妹妹顿时被火球包裹。特别是周琳，被烧得血肉模糊，失去了知觉。

周琳的父母是农民，父亲一个月只挣300块钱。周琳因为是严重烧伤，需要做截肢手术，需要植皮，费用不是个小数。可周琳家有债给两个孩子看病？周琳后来回忆说，刚开始在医院，医生对她还好，还把自己母亲送来的牛奶给她喝；但是后来，随着周家欠的医药费越来越多，药剂甚至连药带都不愿给换了。

周琳的学校和周琳所在的村子，都曾为周琳发起过捐款，但总共凑到不过两三千元。周家只好东凑西借，欠下十万块钱债务。这也曾到在法院告状，希望能从煤油销售商那里得到赔偿，但官司自然赢了，却拿不来一分赔偿。

“我们都听说了周家的事，不过我们也都没什么办法”，周琳的一位英文老师徐兰后来对记者回忆说。最后，绝望之中，全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到北京，乞讨，上访。



2006年3月，周琳和陈博瑞在北京儿童医院就诊。

陈博瑞别无选择，她轻轻地碰了碰周琳的腿——还没有一个高中生这么做过。那两条腿像是两个烧焦的熟肉。

“我会帮你。”陈博瑞告诉周琳。她事情讲起来说：“我说那句话是情不自禁，我的嘴比脑子快。真该怎么办，我自己也没有想好。”

其实，她这番情不自禁的许诺，并非会无来头。陈博瑞曾在1997~1998年在中国的一所大学教过国际关系课，她觉得中国人很勤奋、聪明，需要的就是机会。而她在美国却看到，有那么多个孩子上不起学，100美元在美国只够买个圣诞节礼物，在中国却能把一个孩子送进学校。

1998年她回国后，就想着自己能为中国做些什么。经过几年考虑，她终于在2002年筹划建立了“援手基金会”(HandReach)。其实，这个基金会，总共就一两千美元，许多来自她的亲友。她对大家说：“请不要给我买圣诞礼物，我什么都有。要给我礼物，就给我的基金会捐款吧。因为能让我幸福的事情，就是把这笔钱送

到孩子的手中，看着她们上学。”于是，一到圣诞节，亲友就给她开支票。

碰到周琳那天，她毫无准备，再加上有约在先，只匆匆忙忙地谈了5分钟，不过第二天，她给周琳带来了基金会的200美元，还留下了自己的名片，并许诺回国后，如有需要还会帮忙。回忆当时的情景，陈博瑞至今还感慨万千：“我带了钱，但不敢马上给她们，因为周围都是乞丐，全都盯着我。”

陈博瑞把周琳的爸爸叫到附近的梅地亚宾馆，一路上，他们被乞丐包围着，他们拉着陈博瑞的衣襟，嘴里不停地叫：“小姐，帮帮忙，帮帮忙！”陈博瑞只好对追得最紧的一位老太太说：“对不起，我无力帮助你们。这次就让我帮助这个大人吧。”他们进了饭店的咖啡厅以后，陈博瑞不得不叫保安把跟来的人赶在外面。

陈博瑞对周琳的父亲说，你们一定要送这孩子去读书。“我知道你们家欠了许多债，但是这笔钱，只能用于两位女儿的受教育，不许拿去还债。”她要求周琳的父亲签

字保证。“结果他签了，后来也履行了诺言。”陈博瑞回忆说。

寻医：爱心奇迹就这样开始

在遇见了陈博瑞以后，周琳一家回了四川。周琳的父亲周志平对记者说，回去后，他和周琳的母亲每天带着女儿去上学，但是，他心里最大的愿望，还是想让孩子重新站起来。谁能帮助他呢？他还是想到陈博瑞——在北京要饭时，即使有人给饭，也只是给个一块两块，从没有人像陈博瑞这样慷慨。周琳后来是这样来描述他们一家对陈博瑞的感受的：“她看上去特别好，就像个普通人。我们家里的人都觉得她非常可信。”

周志平拿着陈博瑞留给他的名片，找到周琳的英文老师徐兰，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一下？徐兰看看名片说，这样吧，我帮你给她发电子邮件。

2005年1月，已经回到美国三个月的陈博瑞，接到了徐兰的电子邮件：“您还有意帮助周琳吗？”

“当然！”陈博瑞的心跳一下子快起来，陈博瑞开始给周琳寄书、各种用品和钱。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带着周琳的照片。或许，真的是因为心诚，奇迹开始出现。

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到一个圣地亚哥分会(Shriners)成员。她得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对方回答，他们经营着治疗烧伤儿童的免费医院。“你们只管美国的钱子，还是谁的孩子都管？”陈博瑞问。对方说谁的孩子都管。

陈博瑞一刻也没有耽误，马上与徐兰有了频繁的邮件往来。12月，她已经把周琳的所有医疗记录都寄给了波卡顿圣地亚哥儿童医院的主治医生罗伯特·温里登。到了次年1月，谢里登通知陈博瑞，周琳已经被医院接受，一切治疗费用全免。

2006年6月，周琳和她的母亲，以及一直帮助她的老师徐兰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从上海飞往波士顿。机票是由美国航空公司免费提供的。从此开始，救助中国小姑娘周琳已经不是陈博瑞一个人的事了，越来越多的开始介入。

而陈博瑞此时已经在北京的中国外交学院接受了一个教职，使命是帮助该校建立一个传播系。但她推荐到了周琳的工作。从此，她和周琳的生活，再也分不开了。

周家一行三人到了波士顿，和陈博瑞一起，在一套狭小的“居室中先安顿下来，陈博瑞把床让给周琳和她母亲睡，徐兰睡



2004年10月，周琳和徐兰在北京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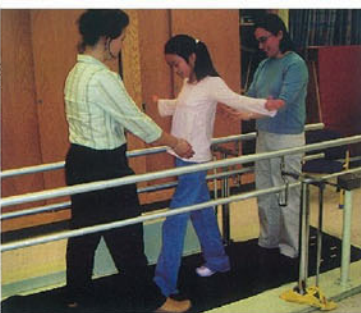
在用椅子搭的一个临时床上，陈博瑞睡在地上。周琳很过意不去，她要求陈博瑞过来睡，几个人反正因为时差也睡不着，于是开始聊天、唱歌，闹作一团。陈博瑞后来在网上开了一个网页，每天记录周琳的病情进展和变化。作为一个严重的烧伤病人，护理起来有多难？仅仅是周琳的每次上网，就要花一两个小时才能完成，但这些需要艰辛，在陈博瑞的日志中全见不到，见到的，都是她和周琳在一起的欢乐。她们一起玩游戏，教周琳学一种锻炼皮肤的舞蹈，后来她们索性一起舞蹈起来。直至半夜，陈博瑞在网上告诉大家，她们准备将表演请来拜访的朋友们看！

治疗：“这个世界上，就有这些好人”

不久，周琳住进了设在波士顿以西的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范地兄弟医院，并接受来自该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美国最好的医院之一)的世界顶尖专家的联合治疗。经过波士顿和斯普林菲尔德两地医生的努力，周琳还有了专门的护理人员。周琳还学了专门的南非中文字，一对一地教她算数和英语。医院的医疗主任德里克(Dvaric)大夫(世界顶尖的烧伤专家)亲自诊断。据陈博瑞的记录，他把周琳烧得惨兮兮的脚放在自己充满爱意的掌上，足足捧了15分钟，不停地抚摸着头皮做治疗方案。

诊断的结果，周琳的状态将远远超出想象。她烧伤后没有得到良好治疗，足足耽误了两年多。而从11到14岁这段时间，她身体发育非常快，烧伤引起脑部组织的萎缩，同时骨头又在长出来，引起腿部严重变形。再不处理，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经过几个医生的讨论，商讨了三种方案，确定最好的办法还是截肢。

手术定于6月27日，正是周琳14岁的生日。当周琳知道这个消息后，恍然生地向周琳问：“有什么办法不切掉我的腿吗？”医生虽然知道自己的方案是经过最



周琳在陈博瑞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



周琳腿好了，迈出3年来第一步。

好的专家反复推敲决定的，但对这样一位年轻的母亲，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医疗组又从伦敦都召来两名专家讨论是否有别的办法。

最后，医疗主任德里克告诉周琳的亲友：“如果这是我的女儿的话，我会决定让她截肢。”

在手术前，陈博瑞抓紧时间为周琳出去放松。她在日志中，记下了她们的种种经历：她们来到波士顿中心的公共花园，正在一家人家的婚礼。陈博瑞向这对新人能否每周同台合奏，对方欣然同意。他们到了附近的商店买东西，营业员见了周琳，

竟主动打折。她们去乘车时，对方见了周琳马上上车。到了加油站，竟白催了“油箱的气！”

徐二老师后来认识陈博瑞，谈起了在美国遇到的好心人。她说：“开始与陈博瑞联系时，还有人警告我，我不会碰上一个网上的骗子。我在不认识她之前，也曾觉得她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奇怪。但是我后来与她接触多了以后，坚信她是个好人，我也开始写信，这个世界上，就有这些好人。”

在医院做手术的日子里，周琳的母亲陪护在病床前。她每看到打点滴时，药液低过一定的线，就不能入神无干起来；因为在中国时，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又要交费，不然就要停掉点滴——她马上就得出去交费了。

现在，每当此时，她便开始想，中国那些不幸的孩子都能像自己现在这样有多好！一天，她突然问陈博瑞：能不能有朝一日在中国为烧伤儿童开一所免费的医院？连她地方都想好了：就设在成都。陈博瑞告诉徐，开一所像范地兄弟这样的医院，需要做许多工作，许多多钱，花费很长时间的。于是，周琳开始画画。她想把卖画来贴补家里，也为未来的医院筹钱。

周琳终于上了手术台。由于周琳的状态比预想的糟糕得多，脚切除后无法愈合，又必须截断膝关节以下的腿。一个手术接着一个手术。短短一个夏天，竟做了八个手术。用一位大夫的话来说，要是换别人，可能早就死了。但孩子就是坚强。

周琳挺下来了。2006年11月30日，周琳到波士顿儿童医院进行检查，恢复良好。当她借助假肢站起来时，周围的医护人员停下手里的工作，对她鼓掌，欢呼，有些人眼里淌满了泪水。

美国社会有个风俗，女孩子长大后，由父亲的爱和她一起参加父女舞会。假肢专家布洛克·麦康基到周琳住处抢先报名：你成了大姑娘，参加第一个舞会时我要

当你的舞伴！14岁少女的欢笑，又一次荡漾在周琳的脸上。

新的免费烧伤诊所将在中国诞生

帮助周琳的故事，透过陈博瑞在网上写的日志传播出去，也登上了美国《波上环环球报》的头版。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了这支队伍，他们有中国人、韩国人和美国的白人、黑人……

而在中国建立第一所免费的儿童烧伤诊所的事情，也有了具体进展。陈博瑞介绍说，这一计划的具体构想是这样：“我们在成都寻求合作伙伴，最理想的是一个有医学院的大学，他们帮助治疗病人。圣地兄弟会医院提供卫星监视器和一些基本的医疗设备，美国医生可以通过卫星图像具体指导中国医生如何救治病人。如果病情严重，就地处理不了，还可以送到美国本医院治疗。”

中国的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则可以来圣地兄弟会医院免费培训。这些加起来，大概需要几百万美元。对此圣地兄弟会医院已经做出了承诺。他们已经接受了第二个中国烧伤儿童。

“这个世界有一个伤口，我们大家走到一起不能地帮助使之愈合。这次这么多人自动地走到一起，这么慷慨地捐助，更增强了我的信念。我希望诊所能早日开业，最终发展成‘一个免费的医院。’”陈博瑞说。

(感谢《波士上环环球报》记者 Joseph P. Kahn 对本文的帮助)



2007年1月，周琳开始了在马里兰州布洛克·麦康基那里的学习生涯。

“我们与世界是一体的”

“准确地说，(周琳使)我获得了一种恩宠或者祝福。每天晚上，当我看着她入睡，亲吻她的额头时，我都觉得我享受着恩宠和祝福。”

★文/陈博瑞

在遇到周琳以前，陈博瑞一直的梦想是当一名大学教授。在遇到周琳以后，她的一些亲友也曾劝她不要在周琳身上花这样多的精力。而陈博瑞现在，面临着放弃工作、前途未卜的种种不确定的未来……

今年1月4日，笔者在美国麻省总医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再次见到了陈博瑞和周琳。中国新闻周刊：我在中国的朋友听到你们的故事后问：许多人都说那些要饭的有不少人在骗人，你不会想到可能上当吗？

陈博瑞：我从来不相信我的直觉。我看到周琳的目光时，我就相信她。我当然碰到过许多要饭的，从来不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该怎么作。如果一个人骗我，并为此放弃了像她她所有的尊严，编出悲惨的故事来行乞，那说明他或她的生活中一定有非常不幸的东西，否则不会把人逼到这个地步。即便我知道受骗，我宁愿相信人。如果我发展出对陌生人的恐惧，那才会伤害我。这不可能有理性的解释。你要是信上帝的话也许会理解。

我相信宇宙是有机的，是有感受的，我们所有的人，都与这个世界是一体的。比如你皮肤上有个伤口，周围的细胞组织马上会调动起来使之愈合。这是本能，用不着计算。周琳在街上要饭，就是这个

世界的一个伤口。贫穷和腐败，也是这个世界的伤口。我们都是细胞，会本能地过来帮助，愈合这个伤口。这不仅仅是我，看看她现在受到了多少人的帮助！

我第一眼看到周琳时，除了许诺帮助她外，还对她讲“你会影响到许多人”。这

次这么多人都自动地走到一起，这么慷慨地捐助，更增强了我的信念。

中国新闻周刊：不过，有了她以后，你不得不放弃许多。

陈博瑞：是呀，我的梦想就是到中国的大学教授。我的博士课程全是为此准备的。但是我放弃了。去年我还得到了加州一所大学的教职，但知道周琳马上要来，也放弃了。相比之下，这些并不重要。没有什么比她更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你不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吗？

陈博瑞：准确地说，应该是 blessing，即我获得了一种恩宠或者祝福。每天晚上，当我看着她入睡，亲吻她的额头时，我都觉得我享受着恩宠和祝福。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你还准备继续你的学术事业吗？

陈博瑞：我当然会考虑。这是一个很诱人的选择。但是，现在在我面前的是照顾周琳。她春天上九年级，就是高一。她烧伤后几年，中国的学业也中断了。无论你不会。她需要帮助。她每天放学时，我都必须在她身边，帮助她功课。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出任任何全职工作。丈夫也很支持我们，他有稳定的工作。他欢迎周琳进入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们很愿意。

中国新闻周刊：你能想象周琳长大后吗？她会不会像你一样，到中国帮助其他的人？

陈博瑞：我必须强调，他是他，有她独立的生活，要去实现他自己的梦想。她不是我用来实现我自己的什么梦想的工具。她若真去帮助其他的弱者，我当然再高兴不过了。但她要想当个时装设计师，我会同样高兴。我只是要竭尽全力，帮助她实现她自己的人生目标，保证她完全是属于了她自己的。★